

母盼兒歸

◎ 泊清

回憶兒時，腰部被背巾的一頭綁著，另一頭綁在樹頭，母親在那「日頭赤炎炎」之下，肩上挑著重沈沈的秧苗，飛奔似的來回於田埂上，扁擔隨著她的步伐有節奏般的起伏著；到了歲末寒冬，還親手為每個孩子編織新毛衣，徹夜不眠，冷風鑽骨，殘月孤燈，仍是不停的織著：一邊等著半工半讀深夜未歸的大哥，然而口中還輕哼著一首道歌，安撫著頑皮不睡覺的我，那慈藹安祥的歌韻，至今歷歷在耳：

老中終日常啼哭，

現在什麼天，來到末劫年。

刀兵動，水火連，大劫遍大千。

可憐皇胎子，貪戀苦凡塵。

酒色財氣迷，妻恩子愛纏。

若不修道，迷真逐妄，難得返理天。

轉眼罡風起，兒女都不歸。

老中娘，盼兒歸，日日淚悲垂。

東土是苦海，西天極樂國。

急得 老中，捶胸頓足，實在痛傷悲。

小時候，不懂事。總是好奇的問：「媽媽！『我』不就在您身邊，您還再等哪個孩子回來？…」母親紅著眼，笑著臉，撫著我的頭說：「你還小，趕快睡：」

稍長大，發現母親仍然喜歡哼著這首歌而紅著眼，慈淚盈眶；在身旁的我就安慰她說：「大哥上完課，很快就回來了：。」母親用和藹有力的雙手，把我摟在她的懷裡，拍拍我的肩說：「你快長大了，要好好的用功：」

成年後，兄弟們都成家了，老媽媽，還是情有獨鍾的唱著這首老道歌：「老中盼兒歸」，淚紅著眼，感恩的講著：「感謝上天 老中慈悲，孩子你們都知『道』！」

同樣的歌，同樣的唱，同樣的聽，卻有不同的心情，細細品嚐，母親喜愛的歌；體悟到這首歌，歌咏出她老人家的的心聲，歌咏出她老人家的信仰和力量。

在母親精誠的感召下，兄弟們都開設了中堂，假日有空也常出入道場，平時亦謹記省思，燒香禮佛，量力而為，略為綿帛，回饋道恩。奔走之餘，返家時悄悄回睹，老母親坐在那搖椅上，還是哼著這首歌——「老中盼兒歸」，淚掛慈顏，聆聽唱完，由衷讚嘆！偉大慈祥的「母親」，雖是老態龍鍾，但她那成全引導的心，鼓舞我們向道的情，總是那麼殷勤熱心，還時時關照周遭親友、同道、同修，大家要同歸 老中的懷抱，以報 老中盼兒歸的心，以答 老中盼兒歸的情。